

一

平生不嗜烟酒，偏好吃茶。早年，随父母从水乡迁徙到一个小小山镇，茶洲就在郊外，四季飘着清香。早春时节，总是跟着巷子里的老人小孩去山上采茶，蒙蒙的细雨仿佛甘露，毛茸茸泛白的芽尖还没来得及变绿，就被轻轻地掐下，轻轻地在手心里搓揉；渴了，用竹筒舀来微温的泉水，放上几芽比米粒稍大的芽尖。仿佛灵物，芽尖从从容容在泉水里荡着小舟，不经意中，一点一点化开来，又像宣纸上一点丹青，细细地洇出那么一小片，一小片；淡淡的清苦中，一缕若无似有的甘甜，咽不尽的余味，一直留存于心底。

有一次跟小伙伴们一直跑到悬脚岭，之后便糊里糊涂爬上了顾渚山。未曾开蒙的我并不知道顾渚山对于中国茶道的意义。只记得，山很高很高，泉水好甜好甜。站在峰顶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太湖；还有，从顾渚山采的野山茶特别经泡，汤色浓油赤酱，香味特别久远。后来知道，那是天光地气的力量，一切皆不动声色。茶，何等的妙物精灵！其鲜嫩，亮丽，直可以把人的青春比下去，而多喝了这样的茶水，仿佛清空，不仅肚肠干净了，俗身也一片轻飏；心，就像蓝天一样高远。

二

长大了，读了些书，慢慢知道吃茶的学问和奥妙之深，并不是略翻些书就能够窥其全貌，对茶，须得用深情，才可以真正懂得它的好处。我们的祖先在吃茶方面所表现出的洒脱与疏放、悠闲与风雅，更是令吾等汗颜莫及。宜兴自古山山有溪，岩岩有潭；雨水充足，气候温润。大溪小泉潺潺奔流，水色澄冽如晶似玉。早在三国东吴时代，“国山苑茶”即著称于江南。到了唐代，阳羡茶已蜚声南北，成为孝敬皇上的贡品。一时名流云集，群贤毕至。阳羡茶生于南部之灵山妙峰，承甘露之芳泽，蕴天地之精气，固为人间饮品之上等。而青翠的山野间，散漫优游的布衣人，汲南涧之水，烹北园之茶；活火、清泉、鲜茶，煮出的岂止是绝妙的茶？那样的含英咀华，识度闲放，真可谓忘情于珍猎之抱，

小汉娜·小牛郎(外一首)

□丘树宏

德国女婿玫瑰·马丁的侄女小汉娜，是个4岁的小女孩，陪我们参观她妈妈工作的奶牛场，小姑娘与这里的小奶牛亲密无间、形如朋友。	
一头金色的头发，一摇，一晃，都是满眼的阳光。	
刻意穿着	

爱的絮语	清晨，当一滴雨露渐渐消失在如丝的阳光下，那湿润的空气，是我的身体。我就在那里，触手可及。
午后，当一抹朝霞淡淡拂过你的面颊，那悠长的倒影，是我的想念。我就在那里，若隐若现。	
子夜，当一颗流星划过天际，失去最初的色彩，那冷艳的青光，是我的眼泪。我就在那里，无怨无悔。	
爱情总是那样不期而遇，让人措手不及。青山还在那里屹立，太阳还照常升起，你还是你。而我，早已情归故里。	

一

歌乐山，顾名思义乃山之歌乐，而细细阅山更觉是历史之歌乐。

踏幽径，走蜿蜒山崖，清烟淡雾中远眺云顶主峰似幻海蜃影，犹闻云中清声泉下灵音，朦胧中似见一远古君主之伟岸身影，一个繁忙的身影。那是治水成功的大禹，一个正邀会天下诸侯，歌乐声和，议民生大计的大禹。

古籍《华阳国志》中，有诠释歌乐山文字：“大禹会诸侯于涂山，召众宾歌乐于此。”显然，古渝史家认定涂山即渝之西南歌乐山，并因“歌乐于此”而确认山名由此得之。那是一场大禹治水后的古朴庆典，纪元前2205年，大禹继承舜位称禹帝，为君主。

司马迁20岁时游庐山，在《史记》里写下：“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。”寥寥10字，切实记录下大禹治水的丰功业绩。

纵观历史，登歌乐山人入山林浓荫者，并非只有为治水而来者，避世躲乱者更不乏其人。依山势而建的古镇磁器口，原名白崖镇，因旁边嘉陵江绝壁上有一巨大白崖赫然入目而得，后又改名为龙隐镇，传说这跟明朝二代皇帝建文帝有关。朱元璋把皇位传给长孙朱允炆，脾性温弱的他又大胆削藩，惹怒了四叔燕王朱棣，以“靖难”之名发兵推翻了他，火烧南京皇宫。民间相传，建文帝借刘伯温遗留妙计穿袈裟装作僧人由地道逃出，流落四方，后由滇入渝，梦见一白崖上有古寺，于是他寻梦境攀白崖果然一见山中古寺，于是入寺归隐。从此，该寺被称之为龙隐寺，崖下古镇被称为龙隐镇，一直到1932年才改称磁器口。

规避战乱入歌乐山人者，近代最显赫人物当数蒋介石。他丢失国都南京，在日本鬼子步步逼逼下入渝，入渝后，在鬼子狂轰滥炸之下，蒋介石的官邸就选在歌乐山的山洞林园27号—30号。这片林园可是大有来头，也是抗战期间政治活动中心，林园中还有美龄公馆、马歇尔公馆、美龄舞厅等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蒋经国、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及驻华大使赫利利、驻华总司令魏德麦等历史人物都曾聚集于此，运筹帷幄。历史有时很有趣，有时也很有趣。

毛泽东从延安来渝谈判，就住进林园中的二号楼美龄馆，与老蒋一号楼只有几步之遥。那是1945年8月29日清

■生活质感

吃茶的心情

□徐 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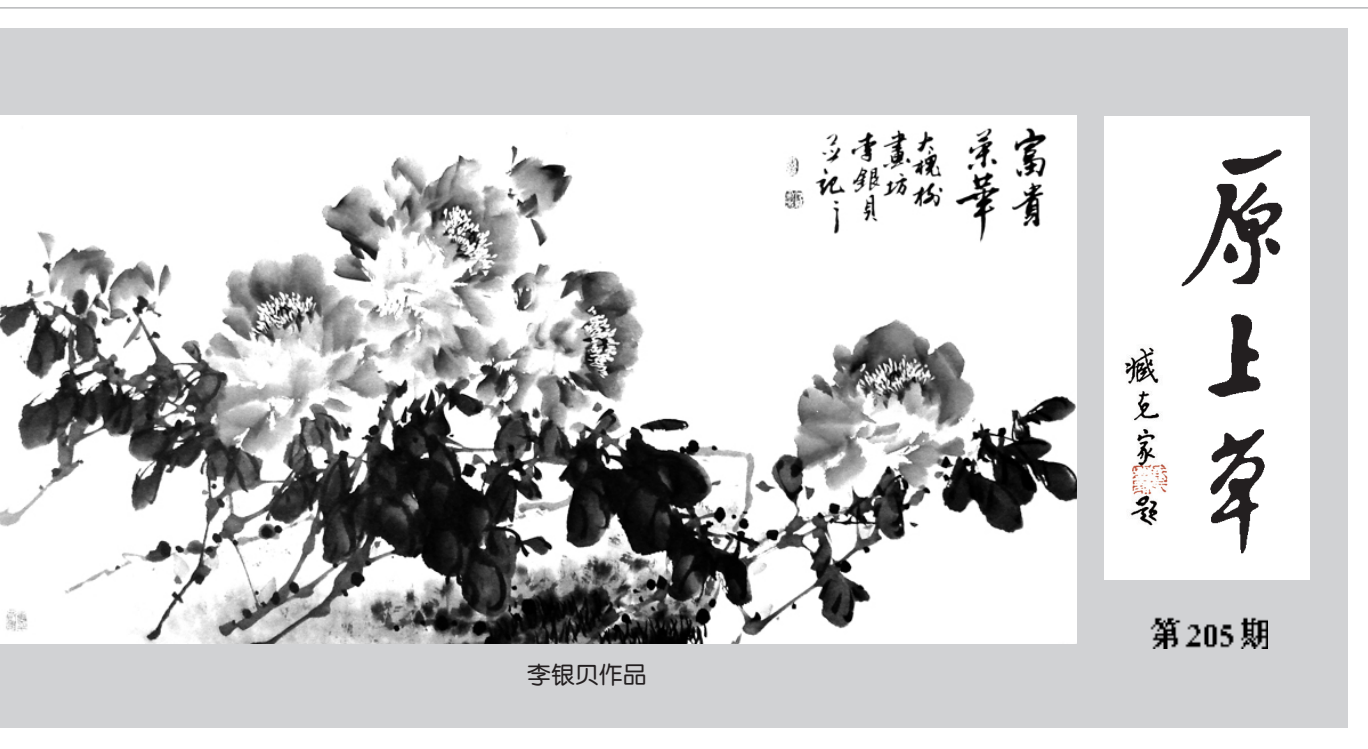
畅志于清旷之乡，特别是仕途困顿或倦于俗累的人，更能在这清涼致静中求得恬淡平和的心境。

我们的祖先很早便从饮茶中发现了跟他们心态相一致的品性。比如，茶的淡雅幽远，甚合于他们迎风踏月、抚山弄水的意趣；茶的苦中蕴甘，则适于他们节衣简食、甘苦共济的信念。久而久之，吃茶不仅是一种雅事，而且是一门学问。唐人陆羽，不愿进入仕途，也不肯皈依佛门。古代的社会比我们今天宽容多了。想那陆羽一无基业俸禄，二无手艺田产，甚至连寺院香火钱也没有一文。他所有的，是一般人所没有的强大的内心。毕生隐居乡间，闭门读书。但学历和职称之类，是全然没有的。但他只要有茶，心情就不会坏。一个连固定住所也没有的人，照样可以按照自己的活法，杖击林木，手抚活泉，逍遥地独行于山野。估计他朋友颇多，游历四方，察访茶情，全靠友人支撑。又披览众籍，钩沉寻迹，以烹茶清谈为乐，古风悠然而逸情高卓，在宜兴与长兴交界的顾渚山间写下三卷《茶经》，以为平生快事，也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篇章。时至今日，翻开《茶经》，我们仍能透过字里行间，感受到那种文火细烟，小鼎长泉，意幽禅窗，神栖物外的意境。

三

“日常是灰败，茶是鲜明照眼。人生是干枯，茶如秋水盈洞。”(作家潘向黎语)这一脉悠悠清茗，似延续不断的香火，无论在繁华的闹市，还是在偏僻的乡村，淡淡一壶清茶，袅袅几缕清

哈哈，来到小奶牛栅栏，竟与它们一起打闹推搡，浑然成了一个调皮的小牛郎。	
爱看书的伊娜	
亲家迪特的夫人伊娜，是他们这个家庭的主心骨，既贤惠，又能干，还有一个特点是酷爱看书。	
你是漂亮的主妇——两子两女，生了四个娃。	
你是勤劳的主妇——	



■土地与生长

日出后的沙坪坝

□郭雪波

晨，毛泽东从下榻的美龄馆出来散步，恰见蒋介石迎面而来，两人在此不期而遇。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位重要人物，就这样拉开了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的序幕。

居歌乐山，悟歌乐山，悟道山之歌乐真髓者，其实更数清朝人王尔鉴。

近日，我暂住歌乐山下沙坪坝，听着嘉陵江上轮船号声，夜里静读王尔鉴所著《歌乐山赋》，慢慢品出其中滋味。过去那“乐”字一直念成“le”音，读了《歌乐山赋》，忽觉应读“yue”为更准确。

王尔鉴是河南信阳人氏，雍正庚戌年取进士，乾隆十六年由山东济宁知州降任巴县知县，在任期间全力编纂《巴县志》，介绍“歌乐灵音”等十二景，为重庆留下极宝贵的历史珍籍。此文可谓大气隽永之作，展现出王尔鉴满腹经纶横溢才华。他以山之歌乐为题，寻觅歌乐真音为宗，道出世间万物形与实中的真谛，抒发胸意，让人体味其怀才不遇但仍存大志。

晚上小酌后，重庆诗人雨霁开车邀我们去南山一棵树观景台，一睹巴渝夜景。

车沿着盘山路爬了很长一段路。夜色朦胧，空山寂然，信步登高，眼前顿时豁然开朗。这里海拔五六百米，连着炮台山，因为有一棵老的黄桷树而得名。凭栏俯瞰夜幕中的山城，一览无余，山下万家灯火宛若星汉璀璨，城似山山似城，高低起伏鳞次栉比，两江环绕，市中心渝中半岛犹如一颗夜色中的灿烂明珠。

诗人林雪迷蒙着双眼低叹，真美。

小说家吴克敬比我岁数稍大些，谈天中总离不开人与城市的命运之类。

说起这座古渝州城，经两千年历史风雨，阅尽人间春色，

香，在布衣百姓的心目中，有着不可替代的乐趣。

说茶，不能不说说壶。一把新出窑的紫砂壶要变到沧桑满怀，需要多少茶？当年徐悲鸿随身用的一把紫砂老壶，被新来的女佣洗去了壶中厚厚的茶垢，悲鸿叹曰：十万茶山，毁于一旦。

紫砂壶上有土气与火气，那是要靠茶来摆平的。所谓养壶，主打的角色是茶。离开了茶，那壶就断不了还是跟它的前世一样灰头土脸。紫砂壶的“开光”与茶的真香，以及饮茶者的心情，从来就这样不离不弃。让一把好茶叶泡出好味道，就如一个好女人该嫁什么男人一样。茶与壶，就是这般相互滋养，相互托付；好茶的真味，必得用好壶来发扬光大。可不是吗，壶中沸水滚，茶里言语香。朋友知己，偶聚一起，衣洁袖净，把壶品茗，自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茶香，壶靓，心情自然疏放。品啜之余，又骋以清谈，什么家国天下、匹夫之责，什么仕途经济、青史留名，都是可以暂且置之脑后的。如果说，古人吃茶十分计较环境，如在室内门，则需凉台静屋，明窗曲几之类，而在野外，又需择林竹之荫、泉石之间。吾等现代人，身心俱被局促，或困陋室之窘，或迫光阴之紧，条件难如古人。君不见，乡下老茶馆里的大叔大伯，蛛网就在头顶，苍蝇横冲直撞，嘈杂之声更是不绝于耳。老茶客们仍然手执一壶，心安神定，一个个都那么静若处子，沉浸在一种宁静、祥和的气氛之中，令人好不钦羨。

依愚所见，吃茶尤适于三五知己、朋友围坐。古人讲究缓烹慢煎，吾等只须一壶开水、半把茶叶，将茶泡开，细品悠啜。逢上得意事，清茶能浇却骄纵，而平添一份虚静；倘是心头失落，身处困顿，手捧一壶，则一脉热线贯穿心底，虚空之身顿时便有了依托，无论窗外日丽天高，还是楚天密雨，心里都会忘却人生的种种烦恼，生起一种悄然的快意。

生命苦短，不可无茶；驿路漫长，不可无茶；世道纷扰，不可无茶；醒神益思，不可无茶。无论在天涯海角，茶的清灵与玄幽会伴随着我们的风雨旅程，而最终成为我们灵魂的一部分。

说不尽的茶，饮不完的茶。有空，就让我们捧起茶壶，举起茶杯吧。

■记 忆

早春

□李延青

鲤鱼川山高地寒，秋水，秋冬来得早，春夏却总比川外迟到20多天。临近3月，川外的杨柳怕已经绿了，鲤鱼川仍旧一幅天寒地冻的模样。既然春耕还早，各队队长就把社员们又轰到河滩或某个山脚沟岔，接着去修田造地“学大寨”。

星期天吃过早饭，同学找上门叫我结伴上山去砍柴。收拾停当刚出家门，奶奶的喊声就追上来：水缸见底了，中午做饭还没水吃，你打的水哩？我猛然记起，昨天放学去挑水，先跑到操场和同学打了场篮球，结果把水桶丢在水井边。这会儿只好叫同学先走，挑水回来再去追赶他们。

太阳两杆子高了，藏在灰沉沉的云层后面，没有光辉，怯怯地，冻僵一般。我正沿着空旷的街道往水井走，冷不丁听到一声：“春天来了！”

声音陌生且怪异——嘶哑尖细，像钢丝一般钻进耳朵。

这会儿男人们已经出工，女人们还在家收拾锅灶，村落里显得冷清寂寥。我站住脚四下去看：不远处一白一黑两只母鸡孤零零在徜徉觅食，左近临街的土台上只有一位老人靠着墙根在晒暖儿。我蓦然感到一阵害怕：多少年来，我从没听见过他说话！

老人默默目视前方，对面的南山灰蒙蒙的，背阴处残存着年前的积雪。他睁着两只灰白色的眼睛，像两块瓷片。他已经瞎了好多年，行动全凭身边那根手杖。那是一根山桃木手杖，黑紫黑紫，铁一样硬，还是儿子当年去临界山西的大山割编篓的桃条时给他砍回来的。好在90多岁的人已不需要再走多远的路，每天他就是从家里来到这个土台上，再从这里回家去吃饭睡觉，总共也没几步。通常他连坐的蒲墩也不带走——蒲墩是用玉米棒子皮拧成的，如今已变成灰黑色。老人穿一身臃肿的棉衣，脖子上挂着烟袋荷包，脚边燃一根火绳（火绳是拿秋天的香蒿拧成的），手指粗细，用来点烟。但我从没见过老人吸烟，火绳永远放在脚边，似灰未灭，如一条草绿小蛇，是摆设。只要天气晴好，老人一年四季都坐在那儿，只是时间不同。来来往往的人们不理他，他也不去搭理人，宛似谁家丢在那儿的一棵年久陈腐的老树疙瘩。

老人的家就在他身后东侧那个门洞里，是一个狭窄的两进院落。他住北屋，东西厢房和外院的南屋则住着他的孙子和堂孙，他们也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，而他儿子10来年前就已经去世。我没有进过老人屋里，偶尔从院里穿过，却忍不住往屋里面瞥一眼：迎门那口用茅草遮盖的棺材，给他的房间平添了一种说不出的神秘和恐怖。

我正疑惑刚才那句话是不是他说的，突然那嘶哑尖细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你闻闻。”

这回我确定是老人在说话。我看到他稀疏的银白色胡子在颤动，还隐约看见他光秃秃的鲜红的牙龈。

我仰起脸，嗅着鼻子——在寒冷的微风中像品尝食物那样用心辨别——终于，我捕捉到一丝湿润泥土的腥味。心里顿时舒展开来：哦，春天来了！

我往水井走去，一路在空气中搜寻。于是，又闻到陈腐柴草的气息、街边猪圈的味道、杨柳或什么树木发芽吐叶那种久违的苦涩……这气味原本都被严寒封冻起来，现在它们苏醒了，复活了。我发现原来街边已出现一片片消冻的湿痕，并边那棵老柳树的枝条分明柔软起来，像姑娘的腰肢在风中款款飘摇……

担水回来又打老人身边经过，老人仍旧默默面对着南山，如一棵陈腐的老树疙瘩。我明白，刚才他就是想把自己对节令的发现告诉人，无论那人是谁。想到这儿，心里涌起感动，头上的太阳也温暖起来。

原上草

第205期

臧克家

开的小煤窑，日后竟成为秘密监狱屠杀场而扬名天下。跟国内外影视片中的大场面监狱相比，这里窄小简陋得人惊讶，分内外两小院，最多时这里囚禁过700余人，200多人被集体屠杀，仅有35人脱险。这令人想起德国纳粹的疯狂。看着江竹筠一家三口的照片，那稚嫩的学生模样，她10根细手指是怎么经住一根根竹签插进去的？

去红卫兵墓园时，天上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，重庆又恢复了老面孔。

住处离沙坪公园不太远，走进去时，园内小广场聚集了好多人正在跳集体舞，大声放着音乐。路旁树木葱茏，坡上长满鬼针草、矢车菊，枯落的树叶湿漉漉地躺满路边小沟。沿铺砖的台阶拾级而上，看见一道高高的铁栅栏门，两边是黑灰色高墙把墓园围起，门侧是重庆市文物局所立标牌：红卫兵墓园。墓园中间有一条窄甬道，两边是一座座墓碑，大多立体长方形，我们感慨，心中寂然，一时都无言。

听说诗人顾城当年曾意外走进这片荒野坟冢，留有一首诗《红卫兵之墓》：

泪，变成了冷漠的灰，/荒草掩盖了坟碑。/死者带着可笑的自豪，/依旧在地下长睡。/在狂想的铭文上，/漫开一片暗蓝的苔影。

徘徊在这里，心变得压抑。突然觉得，一旦社会陷入某种迷茫，陷入精神上的疲惫和无从，有些事的发生是无法回避或阻挡的。

离开公园时小雨渐渐停了。小广场上的舞者们依然在跳着，喇叭里歌声强劲。

头顶上云缝中，有阳光怯怯地洒落下来。心里为之一喜，天又要放晴了。桥头有好多“棒棒”在觅活儿，一根木杠上扛生计，扛一家希望，扛儿女希望，扛自己幸福，他们才是重庆特色的真爷儿们。没想到晚上在沙坪坝广场听故事会时，意外见到白天码头上聊了两句的那个“棒棒”汉子，就坐在最前边台阶上，裸着泥腿，抱着饭盒，肩头倚着一根棒棒，入神地听台上艺人在说书。精彩处，他还不时喊两声：好！好！

我心中一热。劳动者的精神需求，他们渴望的文化生活，其实很简单。

哦，日出后的沙坪坝很美丽。

阳光下的大地，那么的疏朗而灿烂。